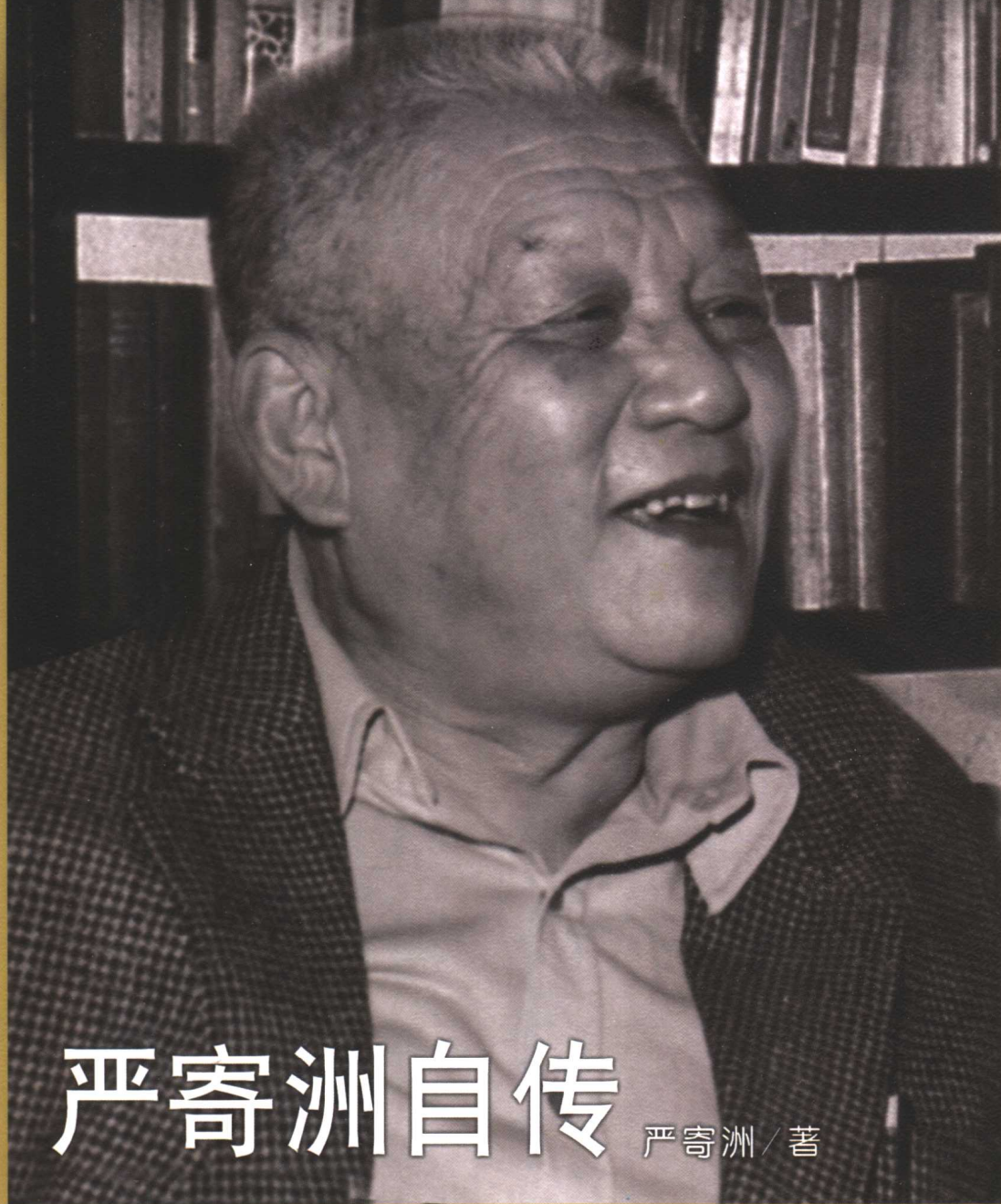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 / 程季华主编

往事如烟



严寄洲自传

严寄洲 /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往事如烟

严寄洲自传

严寄洲 /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5·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往事如烟:严寄洲自传 / 严寄洲著.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5.7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

ISBN 7-106-02330-2

I. 往… II. 严… III. 严寄洲—自传
IV.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9623 号

责任编辑:李 丹

装帧设计:赵子航

责任印制:刘继海

往事如烟——严寄洲自传

严寄洲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邮编 100013

电话:64299917(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E-mail: Jsja@netchina.com.cn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邮购部联系 电话 6421086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1000 毫米 1/16

印张/14.5、插页/4 字数/240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 7-106-02330-2/K·0061

定 价 28.00 元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

已出版：

真正的人——田方传

一生是学生——于敏自传

从士兵到导演——李俊传

● 往事如烟——严寄洲自传

我的坦白书——黄宗江自述

两步跨平生——谢铁骊口述实录

跨越世纪的美丽——秦怡传

即将出版：

田华传

陈荒煤传

王炎自传

王为一自传

苏云传

徐桑楚口述实录

于洋传

王苹传

吴印咸传

钱筱章传

王晓棠传

陆柱国自传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
编委会

主任：康健民

何志云

副主任：柳秀文

李梦学

委员：康健民

何志云

程季华

李国民

柳秀文

李梦学

汪菊平

陈若颖

翟建农

主编：程季华

副主编：翟建农

出版前言

2005 年是中国电影诞生 100 周年。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电影走过了艰苦卓绝而又辉煌灿烂的路程,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电影艺术家。他们与历史相伴,无论是在清末民初重大的社会变革时期,还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年代里,他们勇于开拓,勇于创新,克服各种困难,拍摄了众多的享誉世界的经典之作,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业绩。毫无疑问,追寻他们的艺术足迹,描绘他们的多彩人生,展现他们的宽阔胸怀,对于全面推进中国电影的研究工作,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在庆祝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喜庆日子里,中国电影家协会组织编纂了《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并授权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该套丛书的首批图书。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首批图书,选择约 20 位电影家为对象,包括从事编剧、导演、表演、摄影、事业管理等工作的电影家。通过对于他们流金岁月的回顾、生活历程的展示,描述他们的人生阅历,记录他们为中国电影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同时,也可以对一些重要的电影历史进行过滤和补正,增加电影研究史料的积累,达到以史鉴今之功效。

首批图书以每人一部著作的形式,总计出版约 20 本。作者

将在对传主深入采访以及搜集补充相关的历史材料的基础上,以纪实文学的笔法,对传主的演艺生涯、政治生活、家庭生活等方面,进行往事的梳理和不脱离事实范围的文学描写。因此,全书既有一定的学术性,又具有较强的文学色彩;既有个人传记的纵向特点,又不完全拘泥于琐碎细节,而注意展示所述重要作品、重大事件横切面的宽阔历史背景;既严格尊重历史事实,又大胆进行具有一定想像力的文字发挥。

首批图书中的各本著作,本着形式多样的原则,根据传主的情况和意愿,在口述实录、自传和普通传记等多种传记形式中,确定不同的体例。

在酝酿首批图书的传主人选时,优先考虑从未出过传记者是一个重要因素;此外,突出反映电影艺术创作中主要部门的著名电影家的成就,更是整套丛书的出发点、着眼点。由于传主各自的情况不同,相对应著作的文字与图片数量也将有所不同。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是一项长期选题,也是一项民族电影学术工程,今后在适当的时机,还将陆续出版丛书的其他电影家传记图书。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编委会

2005年6月

目 录

出版前言	1
一、不安分的少年时代	1
二、上海滩谋生	4
三、“国民救亡团”	5
四、孤岛——圣地	7
五、“抗大”生活	14
六、跨入艺术门槛	17
七、调入“战斗剧社”	19
八、重返晋西北	22
九、司马懿和周朴园	26
十、受命当了总工程师	27
十一、“贪污”了一条裤子	29
十二、到延安演出	30
十三、成了“日本特务”	34
十四、重返“战斗剧社”	39
十五、咖喱粉和灭虱粉	42
十六、升官和挨骂	43

十七、当了七天连长	44
十八、土改宣传队	47
十九、成了阶级异己分子	49
二十、险些被枪毙在舞台上	50
二十一、招生差点招了暗娼	51
二十二、贺老总批准我订婚	53
二十三、到军管会文艺处工作	56
二十四、法国兵撤退十里	59
二十五、初学乍练	61
二十六、第一次导演故事片	63
二十七、话剧搬上银幕	65
二十八、闭门自学	67
二十九、老书记和小寡妇	68
三十、尝试拍惊险片	71
三十一、“旱鸭子”拍海战电影	74
三十二、第三次被开除党籍	78
三十三、七个战友	80
三十四、平叛部队当列兵	81
三十五、大胆的尝试	83
三十六、金环和银环	87
三十七、《带兵的人》风波	91
三十八、黄永胜骂我品质坏	93
三十九、江青当艺术指导	94
四十、和黄胄一起挨斗	104
四十一、戴高帽子登台亮相	106
四十二、恐怖的“黑楼”	107
四十三、妻离子散	118
四十四、黑狗、花狗、老黄牛	120
四十五、二进宫	123

四十六、差点给王洪文抬了轿子	127
四十七、关于重拍《万水千山》	129
四十八、《猎字九十九》的出台	130
四十九、故乡情深与《二泉映月》	133
五十、探索中国电影的民族形式	141
五十一、《三个失踪的人》的失误	144
五十二、任广西厂、潇湘厂艺术指导	146
五十三、电影危机到了吗?	148
五十四、《零点起飞》的厄运	153
五十五、琵琶声声知音少	157
五十六、补充艺术营养	159
五十七、《再生之地》中的巧合	162
五十八、摩洛哥之行	167
五十九、为惊险电影正名	169
六十、陈赓大将的传奇故事	174
六十一、枪毙了三年的影片	178
六十二、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祭	183
六十三、最后一部影片	186
六十四、告别影坛论剧作	188
六十五、电影剧本是供拍摄用的	191
六十六、似曾相识和拾人牙慧	193
六十七、电影中的对话	196
六十八、写电影剧本不是写小说	198
六十九、尝试拍电视剧	200
七十、一个真实的故事	203
七十一、闲谈“注水”名人	206
七十二、拍《贺龙》的夙愿	208
七十三、“金鸡奖”与“脑梗塞”	212
七十四、最后的遗憾	214

七十五、《流金岁月》专业户	216
七十六、家有贤内助	217
七十七、神安才能延寿	219
结束语	221
附录:严寄洲工作简历	223

一、不安分的少年时代

京剧《沙家浜》里提到一个常熟城，常熟县别称虞山，因为常熟有一座小山就叫虞山。山的一部分围在城墙之内，另一部分则逶迤盘绕在城外苍翠的山岭之间。常熟有闻名遐迩的两大特产，一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一是石屋涧的绿毛乌龟。常熟城里有许多纵横交错的小河浜，通行着各种小船，因而城内到处是大小不等的石拱桥，几条大街都是石板铺路，风景优美、环境静谧，人民勤劳忠厚。但在旧社会，这山清水秀的小城，却是非常封建、迷信和落后。交通工具除了两人抬的轿子，连黄包车都没看见过。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度过的。

我从小就喜欢绘画和唱歌，还爱看书。在家中我居住的寝室后屋的壁橱里放着许多线装书，开始只是好奇促使我随便取出来翻阅翻阅，谁知道这一看就看入了迷。几年里我几乎把这些线装书看了个遍，什么《水浒传》《荡寇志》《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七侠五义》《小五义》《彭公案》《施公案》看得津津有味，爱不释手。可就是不爱看《红楼梦》之类的悲哀婉转，缠绵悱恻的书。

我特别喜好的是看影戏（无声电影），由于这一喜好与我后来干电影这行有关，故不揣冒昧多啰嗦几句。

那时常熟县城里没有电影院，只是在石梅场的一座大宅院临时改造的地方放影戏。记得我第一次跟着父亲母亲和妹妹去观看这新鲜玩意儿时，买了门票走进影院，母亲和妹妹是从左边门上写着“女宾”两字的门进去，我和父亲则从右侧门上写着“男宾”两字的门进场。戏院里正中拉着一根粗麻绳，一侧是男观众，另一侧是女观众，不得混坐（这种男女分坐的规矩到1935年之后取消）。我坐的位置靠近放映机（那时没有放映间，而且放映机和银幕距离还不能太远），但见那位放映员满头冒汗的不停地摇动着摇把，影片才能在银幕上活动起来，更有趣的是他一边忙活着摇把放映，另一边有两个人从河浜里挑来河水灌进放映机上的喇叭口，用来冷却放映机。

那天银幕上放映的内容是：孙中山在群众大会上演讲，洋人自行车比赛；最好看的是一个西洋胖女人在花园里用皮管浇花，一条小狗不断在身旁捣乱，一不小心皮管的水浇到刚下车的大胡子绅士身上，看得观众不禁哈哈大笑起来。看完了影戏，我们仍从男女有别的两个门里出来会合到一起回家。

到了1935年，城里有了两家电影院，放映的故事片都是黑白片无声的，我最喜欢看的是《水上英雄》《济公活佛》和十余集的《火烧红莲寺》。这些影片令我看得如痴如醉，从此迷上了电影这门玩意儿。

我在常熟“县立中学”读初中一年级的時候，看到别的同学办了不少壁报，花花绿绿很吸引人。我和班里几个同学商量也想办一张壁报，办报还需要起一个报名，看到别的壁报的刊名叫什么《春苗》呀，《野草》呀，《蓓蕾》呀，《虞山》呀，总觉得太一般化。所以考虑起一个别致一点的能引人注目的才好。想来想去我们想出了一个很有刺激性的名称叫《血刊》。意思是鲜血是人身最宝贵的，既响亮又不一般。我画报头时，还画上了几滴鲜红的血滴。谁知道这个报名惹出了大乱子，我们几个办壁报的同学都因此被学校开除，理由是不安分。为什么别的同学办报没事，我们办报就不安分呢？心里一直不明白。很久之后才悟出了其中原因，很可能毛病出在这个“血”字上，“血”不就是“赤”吗？“赤”不就是国民党整天骂的“赤匪”吗？啊呀！共产党在国民党办的学校里出壁报那还了得，所以要将我们开除。为这事，我还挨了父亲一顿狠揍，其实那个时候我连共产党这个名称都没有听说过。

当时常熟有三个中学，一个是“县立中学”，一个是“私立孝友中学”，还有一个是基督教圣公会的“诚一中学”。被“县立一中”开除后，我又考进了“诚一中学”读书。这所学校的校长是英国人，名叫李爱伦，在英国伦敦还是一位小有名气的钢笔画画家。他的美国妻子教我们英语课和音乐课，由于我的图画画得好，赞美诗也唱得好，很受校长和李师母的青睞，我成了校内课外活动的活跃分子。我不但是办壁报的核心人物，还担任了“业余音乐会”的会长，戏剧组的组长和礼拜堂做礼拜时的唱诗班领唱。我在学校的恳亲会上第一次登台演出的节目是从《一千零一夜》中的一个故事《神灯》改编的话剧。为了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这出戏是用英语对白演出的，我扮演剧中那盏灯变的神，全剧中我几次出场，只重复一句话：“Master, I all waiton you”。（主人，我服从你）就完了。演出后居然有人夸我很有表演天才。由此引发了我对戏剧的兴趣，之后我又参加演出过几次戏，那完全是模仿文明戏里的滑稽角色在舞台上插科打诨乱出洋相，博得廉价的喝彩还不知道

惭愧。

在学校里,我的图画课、书法课和手工课的表现是全校数得上数的,国文课也不错,我画的地图经常被贴到成绩展览的镜框里边。就是数学、物理、化学差点儿劲,经常不及格。但由于我课外活动积极,仍受到学校的器重。不过有一次我又惹乱子了。教会学校是要上圣经课和做礼拜的,每天早上要早祷,中午开饭前要午祷。我是唱诗班的领唱,虽然不是基督教徒,却经常参加一些宗教活动。不过我总在心里犯嘀咕:究竟有没有上帝呢?每天讲“圣父、圣子、圣灵”,这“圣灵”又是什么呢?我想弄个明白!有一天上圣经课时我问李校长:“密斯特李,天上有什么?上帝在哪?我们天天祷告他听得见吗?”这一问可惹怒了校长,他罚我回家忏悔一个星期不许上课,为这事我又挨了爸爸一顿狠揍。

常熟有山有水,有许多名胜古迹,虞山上还有许多庙宇庵观。因之上海的一些影片公司经常来我们县里拍电影。少年时代的我对拍电影充满了好奇和神秘,所以只要听到拍电影的消息,我便逃学跟着去看,他们拍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他们中午在镇子里的饭馆吃饭,我便买几个烧饼吃了蹲在饭馆门口外等候。看拍电影开始我只是看新鲜、看热闹,可是看着看着我似乎也看出了一点门道,好像了解了一些拍电影的奥秘。记得有一次看拍的电影名叫《关东大侠》,我跟着他们来到虞山顶上祖师山的剑门。剑门是虞山十八景之一,但见石壁高约数丈,屹立在危崖峭壁之上,峻险陡峭,直立如刀削。相传这剑门是春秋战国时,吴王夫差在此试剑劈成的石缝。但见电影公司的人忙碌了一阵,要开始拍摄了,只见一个英武的剑客,手执长剑和一个凶恶的和尚在险峻的崖顶上乒乒乓乓厮杀起来,突然那剑客一剑劈向和尚。此时只听到导演对着洋铁皮话筒大喊了一声“卡脱”!(英语“停”的意思),接着服装员脱下和尚的袈裟套在一个稻草假人身上;导演下令:“垒对!……开麦啦!”(英语“准备……开始”),只见崖上剑客一剑劈下,那稻草人从悬崖上滚落下来。接着那个扮演和尚的演员再穿上袈裟仰卧在崖底,化妆师往他脸上抹了好多黑墨(因为是黑白片,黑墨代替鲜血),导演又拍了一个镜头。这时我心中恍然大悟,连接起来不就是剑客一剑把和尚砍到悬崖底下,满脸鲜血摔死了的情节吗?我看穿了拍电影的“西洋镜”,心中非常高兴。另外一次,拍的电影叫什么片名已经记不清了,地点是在山顶的祖师庙前,拍的又是一个胡子和尚逃进庙里,紧紧闭上了山门。追赶上来的一个女侠推山门推不动,女侠退到围墙边使劲纵身往上一跳,此时导演喊“卡脱”了。接着搬来一架梯子,女侠爬上梯子蹲在墙顶上,导演下令继续拍摄,那

女侠猛起一蹦站了起来,镜头就拍完了。我又恍然大悟,把这两个镜头接在一起,只要将头一个镜头中演员往上跳之后往下落的一段剪掉,不就有了这个武艺高强的女侠纵身一跳上了高墙的镜头了吗?在好多次看拍电影中,我虽然并没有妄想将来自己也当电影导演,但我确实对拍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二、上海滩谋生

初中毕业之后,我的理想是到苏州沧浪亭美术专科学校去学习美术。怎奈那是一所贵族学校,不但学费昂贵,还要住宿费、制服费。可惜,我家经济拮据,我的理想无法实现。

1935年,我随父亲严翊程,母亲严归氏到上海谋生,随去的还有我的妹妹严寄群。一家四口租了虹口区较便宜的弄堂房,为了谋生,我每天的头等大事就是翻阅《申报》《新闻报》上的分类广告,到处去应考。不久我考进了世界书局印刷厂,当了一名练习生,月薪十二元,我除了给自己留下几个零花钱,全部给母亲贴补家用。大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的大都市有许多电影院,每天放映的各种中外影片深深地吸引着我。想看电影没有钱,怎么办?我就设法又找了份校对工作。我校的是初校,每校对一千字可以拿三分钱,一个夜班可以校对一万多字拿到四五角钱,吃掉一角钱的夜宵,剩下的几角钱拿来看电影。当然,高档电影院是看不起的,我只能去一两角钱一张门票的小电影院。那时看电影不对号入座,一场连着一场循环放映,只要进了电影院不出来,可以连续重看。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好事,一部电影可以看上两遍,好的连看三遍。我每看一部片子都要取一张说明书,看完电影后还要写上一篇“观影心得”代替写日记,并把说明书攒起来装订成册,空闲时拿出来翻阅翻阅,感到这是一种乐趣,这是我业余时间里唯一的文化生活。一个星期里我几乎要看四五部电影(绝大部分是美国电影),从1936年算起,直到1938年离开上海到延安去,看了大约六七百部影片,光说明书就订了厚厚的十几册。

本来我并未在意这段经历有什么意义,也很少提及,只是到1981年,有几位编辑要编一本《电影艺术家传》来采访我,有一次谈完了正题后,偶然闲聊时谈到我的这段生活,这几位编辑好像一下子发现了什么宝贝似地说:“你青年时的这段经历很重要,和你后来做电影导演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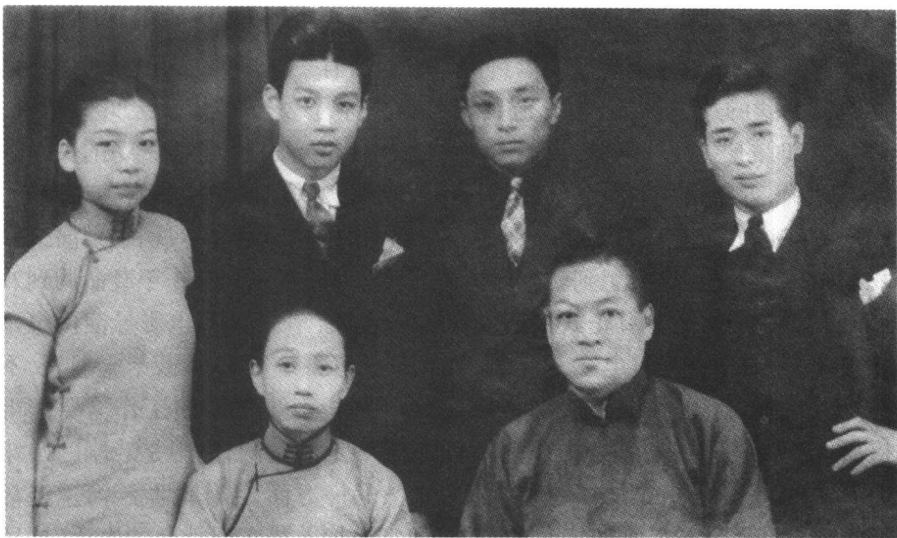
的确,青年时代的我爱好文学、音乐、美术、戏剧,虽然也非常迷恋电影,但不敢在这方面有什么奢望。即使参加革命后做了十几年戏剧编导演工作积累了一点经验,也没想到转行做电影工作。只是到了1953年奉命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之后才算正式接触到电影导演的工作。初当电影导演困难是很多的,我既没有上过电影专业的学校,又没有系统读过电影专业书籍,不过,面对这全新的工作,又似乎非常熟悉。一方面,电影导演工作需要懂得摄影、美术和音乐,尤其是文学,这方面我有一定的基础,电影是戏剧的姐妹艺术,我已积累了一定的表演和导演经验。另一方面,工作时我脑海里经常涌现出年轻时看过的那些影片的影像记忆,再加上我在旧社会的生活,抗日战争的生活,解放战争的生活积累,给了我从事电影导演工作的很大帮助。

上面谈到的这些,似乎是一种偶然和必然,一种巧合和缘份,但总的说,做任何事情,要干出一番成绩,决不仅仅是靠机会,靠侥幸;高楼大厦是一砖一瓦建筑起来的,所谓“天才”也只是百分之九十五的辛勤劳动和百分之五禀赋和聪慧凝结,如此而已。

三、“国民救亡团”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卢沟桥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七七事变”,继又在上海发动了“8·13事变”,妄图灭我中华。我家住在虹口区的蓓开尔路,我工作的单位在大连湾路,都是在日寇的势力范围之内,因而我们全家不得不匆匆逃到法租界避难。

失业的苦恼和对日寇侵华的愤怒,令我毅然参加了一个群众抗日组织——“上海国民救亡团”。撒传单、刷标语、街头宣传,还到难民收容所分发“光饼”(一种白面烤饼),为抗日救国尽一份力量。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家庭合影。前排为父母，后排左起妹妹严寄群、严寄洲、表弟归永年、妹夫沈凡

为了更好地扩大宣传，我们在“上海大戏院”组织了一次救亡歌咏演出，大家分头去义卖入场券，收入用来救济逃入租界的难民。谁知道临演出前，一批中外巡捕（警察）气势汹汹来到后台进行检查，不许我们唱《打回老家去》这首家喻户晓的抗日歌曲，理由是歌中那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歌词有碍邦交。当时我们理直气壮地问：“我们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凭什么不许唱打倒侵略我们的敌人？”可是对方蛮不讲理，威胁说：“如果你们不听巡捕房的话，我们马上通知电力公司拉闸。”此时剧场里观众已经陆续就坐，形势十分严峻。无奈我们只得让步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改唱“打倒××帝国主义”才算勉强过关同意我们演出。演出前向观众说明原委之后，当我们齐声唱到“打倒××帝国主义”时观众自发喊起了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那场面令台上台下许多人热泪盈眶，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

另外一次是向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进行慰问演出。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革命军八八师二六二旅二十四团部分官兵在副团长谢晋元率领下坚守“四行仓库”。“四行仓库”位于闸北苏州河边东南方，与公共租界隔河相望。淞沪战斗打响几天后，国民革命军前线部队撤出战场，剩下谢晋元部孤军坚守在“四行仓库”。我在租界里几乎天天要到苏州河边以崇敬的心情遥望矗立在眼前的仓库大楼，听到激战的枪声，我和站在河边观望的群